史記三家註/卷06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六十八

史記卷六十九
蘇秦列傳第九
作者：司馬遷　西漢

卷七十

蘇秦列傳第九

蘇秦者，東周雒陽人也。〈索隱蘇秦字季子，蓋蘇忿生之後，己姓也。譙周云：「秦兄弟五人，秦最少。兄代，代弟厲及辟、鵠，並爲游說之士。」此下云「秦弟代，代弟厲」也。　正義《戰國策》云：「蘇秦，雒陽乘軒里人也。」《藝文志》云蘇子三十一篇，在縱橫流。敬王以子朝之亂從王城東遷雒陽故城，乃號東周，以王城爲西周。〉東事師於齊，而習之於鬼谷先生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潁川陽城有鬼谷，蓋是其人所居，因爲號。」駰案：《風俗通義》曰「鬼谷先生，六國時從橫家」。　索隱按：鬼谷，地名也。扶風池陽、潁川陽城並有鬼谷墟，蓋是其人所居，因爲號。又樂壹注鬼谷子《書》云「蘇秦欲神祕其道，故假名鬼谷」。〉

出游數歲，大困而歸。〈索隱按：《戰國策》此語在說秦王之後。〉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，曰：「周人之俗，治產業，力工商，逐什二以爲務。今子釋本而事口舌，困，不亦宜乎！」蘇秦聞之而慙，自傷，乃閉室不出，出其書徧觀〈索隱音遍官二音。按：謂盡觀覽其書也。〉之。曰：「夫士業已屈首受書，〈索隱按：謂士之立操。業者，素也，本也。言本已屈首低頭，受書於師也。〉而不能以取尊榮，雖多亦奚以爲！」於是得周書陰符，伏而讀之。期年，以出揣摩，〈集解《戰國策》曰：「乃發書，陳篋數十，得

太公陰符之謀，伏而誦之，簡練以爲揣摩。讀書欲睡，引錐自刺其股，血流至踵。曰：『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，取卿相之尊者乎？』期年，揣摩成。」鬼谷子有揣摩篇也。　索隱《戰國策》云「得太公陰符之謀」，則陰符是太公之兵符也。揣音初委反，摩音姥何反。鄒誕本作「揣靡」，靡讀亦爲摩。王劭云「揣情、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，非爲一篇也」。高誘曰「揣，定也。摩，合也。定諸侯使讎其術，以成六國之從也」。江邃曰「揣人主之情，摩而近之」，其意當矣。〉曰：「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。」求說周顯王。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，皆少之。〈索隱謂王之左右素慣習知秦浮說，多不中當世，而以爲蘇秦智識淺，故云「少之」。劉氏云：「少謂輕之也。」〉弗信。

乃西至秦。秦孝公卒。說惠王曰：「秦四塞之國，被山帶渭，東有關河，〈正義東有黃河，有函谷、蒲津、龍門、合河等關；南山及武關、嶢關；西有大隴山及隴山關、大震、烏蘭等關；北有黃河南塞：是四塞之國，被山帶渭（又）〔以〕爲界。地里。江（渭）〔謂〕岷江，〔西從〕渭州隴山之西南流入蜀，東至荊陽入海也。河謂黃河，從同州小積石山東北流，至勝州即南流，至華州又東北流，經魏、滄等州入海。各是萬里已下。〉西有漢中，南有巴蜀，北有代馬，〈索隱按：謂代郡馬邑也。《地理志》代郡又有馬城縣。一云代馬，謂代郡兼有胡馬之利。〉此天府也。〈索隱按：《周禮》春官有天府。鄭玄曰：「府，物所藏。言天，尊此所藏若天府然。」〉以秦士民之眾，兵法之教，可以吞天下，稱帝而治。」秦王曰：「毛羽未成，不可以高翥；文理未明，不可以并兼。」方誅商鞅，疾辯士，弗用。

乃東之趙。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，號奉陽君。奉陽君弗說之。

去游燕，歲餘而後得見。說燕文侯〈索隱說音稅，下並同。燕文侯，史失名。〉曰：「燕東有朝鮮、〈索隱潮仙二音，水名。〉遼東，北有林胡、樓煩，〈索隱《地理志》樓煩屬鴈門郡。　正義二胡國名，朔、嵐已北。〉西有雲中、九原，〈索隱按：《地理志》雲中、九原二郡名。秦曰九原，漢武帝改曰五原郡。　正義二郡並在勝州也。雲中郡城在榆林縣東北四十里。九原郡城在榆林縣西界。〉南有嘑沱、易水，〈集解《周禮》曰：「正北曰并州，其川嘑沱。」鄭玄曰：「嘑沱出鹵城。」　索隱按：滹沱，水名，并州之川也，音呼沱。又《地理志》鹵城，縣名，屬代郡。滹沱河自縣東至參合，又東至文安入海也。　正義嘑沱出代州繁畤縣，東南流經五臺山北，東南流過定州，流入海。易水出易州易縣，東流過幽州歸義縣，東與呼沱河合也。〉地方二千餘里，帶甲數十萬，車六百乘，騎六千匹，粟支數年。〈索隱按：《戰國策》「車七百乘，粟支十年」。〉南有碣石、〈索隱（《戰國策》）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。《地理志》大碣石山在右北平

驪城縣西南。〉鴈門之饒，〈正義鴈門山在代，燕西門。〉北有棗栗之利，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。此所謂天府者也。

「夫安樂無事，不見覆軍殺將，無過燕者。大王知其所以然乎？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，以趙之爲蔽其南也。秦趙五戰，秦再勝而趙三勝。秦趙相斃，而王以全燕制其後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。且夫秦之攻燕也，踰雲中、九原，過代、上谷，彌地數千里，雖得燕城，秦計固不能守也。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。今趙之攻燕也，發號出令，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。〈索隱《地理志》高帝改曰真定也。　正義趙之東邑，在恆州真定縣南八里，故常山城是也。〉渡嘑沱，涉易水，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。故曰秦之攻燕也，戰於千里之外；趙之攻燕也，戰於百里之內。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，計無過於此者。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，天下爲一，則燕國必無患矣。」

文侯曰：「子言則可，然吾國小，西迫彊趙，〈正義貝、冀、深、趙四州，七國時屬趙，即燕西界。〉南近齊，〈正義河北博、滄、德三州，齊地北境，與燕相接，隔黃河。〉齊、趙彊國也。子必欲合從以安燕，寡人請以國從。」

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。而奉陽君已死，即因說趙肅侯〈索隱按：《世本》云肅侯名言。〉曰：「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，皆高賢君之行義，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。〈正義奉，符用反。〉雖然，奉陽君妬而君不任事，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。今奉陽君捐館舍，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，臣故敢進其愚慮。

「竊爲君計者，莫若安民無事，且無庸有事於民也。安民之本，在於擇交，擇交而得則民安，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。請言外患：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，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，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。故夫謀人之主，伐人之國，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。願君慎勿出於口。請別白黑所以異，陰陽而已矣。〈索隱按：《戰國策》云「請屏左右，白言所以異陰陽」，其說異此。然言別白黑者，蘇秦言己今論趙國之利，必使分明，有如白黑分別，陰陽殊異也。〉君誠能聽臣，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，齊必致魚鹽之海，楚必致橘柚之園，韓、魏、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，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。夫割地包利，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；封侯貴戚，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。今君高拱而兩有之，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。

「今大王與秦，則秦必弱韓、魏；與齊，則齊必弱楚、魏。〈正義楚東淮泗之上，與齊接境。〉魏弱則割河外，韓弱則效宜陽，宜陽效則上郡絕，〈正義宜陽即韓城也，在洛

州西，韓大郡也。上郡在同州西北。言韓弱，與秦宜陽城，則上郡路絕矣。〉河外割則道不通，〈正義河外，同、華等地也。言魏弱，與秦河外地，則道路不通上郡矣。華山記云：「此山分秦晉之境，晉之西鄙則曰陰晉，秦之東邑則曰寧秦。」〉楚弱則無援。此三策者，不可不孰計也。

「夫秦下軹道，〈正義軹音止。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。〉則南陽危；〈正義南陽，懷州河南也，七國時屬韓。言秦兵下軹道，從東渭橋歷北道過蒲津攻韓，即南陽危矣。〉劫韓包周，〈正義周都洛陽，秦若劫取韓南陽，是包裹周都也。趙邯鄲危，故須起兵自守。〉則趙氏自操兵；〈索隱《戰國策》作「自銷鑠」。〉據衞取卷，〈集解丘權反。　索隱《地理志》卷縣屬河南。按：《戰國策》云「取淇」。　正義衞地濮陽也。卷城在鄭州武原縣西北七里。言秦守衞得卷，則齊必來朝秦。〉則齊必入朝秦。秦欲已得乎山東，則必舉兵而嚮趙矣。秦甲渡河踰漳，據番吾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常山有蒲吾縣。」　索隱按：徐氏所引，據《地理志》云然也。　正義番音婆，又音蒲，又音盤。疑古番吾公邑也。《括地志》云：「蒲吾故城在鎮州常山縣東二十里。」漳水在潞州。言秦兵渡河，歷南陽，入羊腸，經澤、潞，渡漳水，守蒲吾城，則與趙戰於都城下矣。〉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。此臣之所爲君患也。

「當今之時，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。趙地方二千餘里，帶甲數十萬，車千乘，騎萬匹，粟支數年。西有常山，〈正義在鎮州西。〉南有河漳，〈正義「河」字一作「清」，即漳河也，在潞州。《地理志》濁漳出長子鹿谷山，東至鄴，入清漳。〉東有清河，〈正義清河，今貝州也。〉北有燕國。〈正義然三家分晉，趙得晉陽，襄子又伐戎取代。既云「西有常山者」，趙都邯鄲近北燕也。〉燕固弱國，不足畏也。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，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，何也？畏韓、魏之議其後也。然則韓、魏，趙之南蔽也。秦之攻韓、魏也，無有名山大川之限，稍蠶食之，傅〈集解音附。〉國都而止。韓、魏不能支秦，必入臣於秦。秦無韓、魏之規，則禍必中於趙矣。此臣之所爲君患也。

「臣聞堯無三夫之分，舜無咫尺之地，以有天下；禹無百人之聚，以王諸侯；湯武之士不過三千，車不過三百乘，卒不過三萬，立爲天子：誠得其道也。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，內度其士卒賢不肖，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，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！

「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，諸侯之地五倍於秦，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，六國爲一，并力西鄉而攻秦，秦必破矣。今西面而事之，見臣於秦。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，〈正義破

人謂破前敵也。破於人，爲被前敵破。〉臣人之與臣於人也，〈索隱按：臣人謂己爲彼臣也。臣於人者，謂我爲主，使彼臣己也。　正義臣人謂己得人爲臣。臣於人謂己事他人。〉豈可同日而論哉！

「夫衡人者，〈索隱按：衡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。東西爲橫，南北爲從。秦地形東西橫長，故張儀相秦，爲秦連橫。　正義衡音橫。謂爲秦人。〉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。秦成，則高臺榭，美宮室，聽竽瑟之音，前有樓闕軒轅，〈索隱《戰國策》云「前有軒轅」。又《史記》俗本亦有作「軒冕」者，非本文也。〉後有長姣〈索隱音交。說文云：「姣，美也。」〉美人，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〈集解愒音呼曷反。　索隱恐，起拱反。愒，許曷反。謂相恐脅也。鄒氏愒音憩，其意疏。〉以求割地，故願大王孰計之也。

「臣聞明主絕疑去讒，屏流言之迹，塞朋黨之門，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。故竊爲大王計，莫如一韓、魏、齊、楚、燕、趙以從親，以畔秦。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洹水出汲郡林慮縣。」〉通質，〈索隱音如字，又音躓。以言通其交質之情。〉刳白馬而盟。要約曰：『秦攻楚，齊、魏各出銳師以佐之，韓絕其糧道，〈索隱謂擁兵於嶢關之外，又守宜陽也。〉趙涉河漳，〈索隱謂趙亦涉河漳而西，欲與韓作援，以阻秦軍。〉燕守常山之北。秦攻韓魏，〈正義謂道蒲津之東攻之。〉則楚絕其後，〈索隱謂出兵武關，以絕秦兵之後。〉齊出銳師而佐之，趙涉河漳，燕守雲中。秦攻齊，則楚絕其後，韓守城皋，〈正義在洛州氾水縣。〉魏塞其道，〈索隱按：其道即河內之道。《戰國策》「其」作「午」。〉趙涉河漳、博關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齊威王六年，晉伐齊到博陵。東郡有博平縣。」〉燕出銳師以佐之。秦攻燕，則趙守常山，楚軍武關，齊涉勃海，〈正義齊從滄州渡河至瀛州。〉韓、魏皆出銳師以佐之。秦攻趙，則韓軍宜陽，楚軍武關，魏軍河外，〈索隱河外謂陝及曲沃等處也。　正義謂同、華州。〉齊涉清河，〈正義齊從貝州過河而西。〉燕出銳師以佐之。諸侯有不如約者，以五國之兵共伐之。』六國從親以賓秦，〈索隱謂六國之軍共爲合從相親，獨以秦爲賓而共伐之。〉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。如此，則霸王之業成矣。」

趙王曰：「寡人年少，立國日淺，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。今上客有意存天下，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。」乃飾車百乘，黃金千溢，〈索隱《戰國策》作「萬溢」。一溢爲一金，則二十兩曰一溢，爲米二升。鄭玄以一溢爲二十四分之一，其說異也。〉白璧百雙，錦繡千純，〈集解純，匹端名。《周禮》曰：「純帛不過五兩。」　索隱音淳。裴氏云「純，端疋名」。高誘注《戰國策》音屯。屯，束也。又禮鄉射云「某賢於某若干純」。

純，數也，音旋。〉以約諸侯。

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。惠王使犀首攻魏，禽將龍賈，取魏之雕陰，〈索隱魏地也。劉氏曰「在龍門河之西北」。按：《地理志》雕陰屬上郡。　正義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四里。〉且欲東兵。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，乃激怒張儀，入之于秦。

於是說韓宣王〈索隱按：《世本》韓宣王，昭侯之子也。〉曰：「韓北有鞏、成皋〈索隱二邑本屬東周，後爲韓邑。《地理志》二縣並屬河南。〉之固，西有宜陽、商阪之塞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商，一作『常』。」　索隱劉氏云「蓋在商洛之閒，適秦楚之險塞」是也。　正義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。商阪即商山也，在商洛縣南一里，亦曰楚山，武關在焉。〉東有宛、穰、〈集解宛，於袁反。　索隱《地理志》宛、穰二縣名，並屬南陽。〉洧水，〈集解洧，于鬼反。　索隱音于軌反，水名，出南方。　正義在新鄭東南，流入潁。〉南有陘山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召陵有陘亭。密縣有陘山。」　正義在新鄭西南三十里。〉地方九百餘里，帶甲數十萬，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。谿子、〈集解許慎云：「南方谿子蠻夷柘弩，皆善材。」　索隱按：許慎注《淮南子》，以爲南方谿子蠻出柘弩及竹弩。〉少府時力、距來者，〈集解韓有谿子弩，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。案：時力者，謂作之得時，力倍於常，故名時力也。距來者，謂弩埶勁利，足以距來敵也。　索隱韓又有少府所造時力、距來二種之弩。按：時力者，謂作之得時則力倍於常，故有時力也。距來者，謂以弩埶勁利，足以距於來敵也。其名並見《淮南子》。〉皆射六百步之外。韓卒超足而射，〈索隱按：超足謂超騰用埶，蓋起足踢之而射也，故下云「蹠勁弩」是也。　正義超足，齊足也。夫欲放弩，皆坐，舉足踏弩，兩手引揍機，然始發之。〉百發不暇止，遠者括蔽洞胸，近者鏑弇心。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、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莊子云南行至郢，北面而不見冥山。」駰案：司馬彪曰「冥山在朔州北」。　索隱莊子云「南行至郢，北面而不見冥山」。司馬彪云「冥山在朔州北」。郭象云「冥山在乎太極」。李軌云「在韓國」。〉棠谿、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汝南吳房有棠谿亭。」　索隱《地理志》棠谿亭在汝南吳房縣。　正義故城在豫州偃城縣西八十里。鹽鐵論云「有棠谿之劍」是。〉墨陽、〈集解《淮南子》曰：「墨陽之莫邪也。」　索隱《淮南子》云「服劍者貴於剉利，而不期於墨陽莫邪」，則墨陽匠名也。〉合賻、〈集解音附。徐廣曰：「一作『伯』。」　索隱按：《戰國策》作「合伯」，春秋後語作「合相」。〉鄧師、〈索隱鄧國有工鑄劍，而師名焉。〉宛馮、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滎陽有馮池。」　索隱徐廣云「滎陽有馮池」，謂宛人於馮池鑄劍，故號宛馮。〉龍淵、太阿，〈集解吳越春秋曰：「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：『寡人聞吳有干將，越有歐冶，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劍，可乎？』風胡子曰：『可。』乃往見二人，作劍，一曰龍淵，

二曰太阿。」　索隱按：吳越春秋楚王令風胡子請請吳干將、越歐冶作劍二，其一曰龍泉，二曰太阿。又太康地記曰「汝南西平有龍泉水，可以淬刀劍，特堅利，故有龍泉之劍，楚之寶劍也。以特堅利，故有堅白之論云：『黃，所以爲堅也；白，所以爲利也。』齊辨之曰：『白，所以爲不堅；黃，所以爲不利也。』故天下之寶劍韓爲衆，一曰棠谿，二曰墨陽，三曰合伯，四曰鄧師，五曰宛馮，六曰龍泉，七曰太阿，八曰莫邪，九曰干將也」。然干將、莫邪匠名也，其劍皆出西平縣，今有鐵官令一，別領戶，是古鑄劍之地也。〉皆陸斷牛馬，水截鵠鴈，當敵則斬堅甲鐵幕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陽城出鐵。」　索隱按：《戰國策》云「當敵則斬甲盾鞮鍪鐵幕」也。鄒誕幕一作「陌」。劉云：「謂以鐵爲臂脛之衣。言其劍利，能斬之也。」〉革抉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決』。」　索隱音決。謂以革爲射決。決，射韝也。〉咈芮，〈集解咈音伐。　索隱咈與「靫」同，音伐，謂楯也。芮音如字，謂繫楯之綬也。　正義方言云：「盾，自關東謂之靫，關西謂之盾。」〉無不畢具。以韓卒之勇，被堅甲，蹠勁弩，帶利劍，一人當百，不足言也。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，乃西面事秦，交臂而服，羞社稷而爲天下笑，無大於此者矣。是故願大王孰計之。

「大王事秦，秦必求宜陽、成皋。今茲效之，〈索隱按：鄭玄注《禮》云「效猶呈也，見也」。〉明年又復求割地。與則無地以給之，不與則弃前功而受後禍。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，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，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，不戰而地已削矣。臣聞鄙諺曰：『寧爲雞口，無爲牛後。』〈索隱按；《戰國策》云「寧爲雞尸，不爲牛從」。延篤注云「尸，雞中主也。從謂牛子也。言寧爲雞中之主，不爲牛之從後也」。　正義雞口雖小，猶進食；牛後雖大，乃出糞也。〉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，何異於牛後乎？夫以大王之賢，挾彊韓之兵，而有牛後之名，臣竊爲大王羞之。」

於是韓王勃然作色，攘臂瞋目，按劍仰天太息〈索隱太息謂久蓄氣而大吁也。〉曰：「寡人雖不肖，必不能事秦。今主君〈索隱指蘇秦也。禮，卿大夫稱主。今嘉蘇子合從諸侯，褒而美之，故稱曰主。〉詔以趙王之教，敬奉社稷以從。」

又說魏襄王〈索隱《世本》惠王子名嗣。〉曰：「大王之地，南有鴻溝、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在滎陽。」〉陳、汝南、許、郾、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在潁川。於幰切。」　索隱音偃，又於建反。《戰國策》作「鄢」。按：《地理志》潁川有許、郾二縣，又有傿陵縣，故所稱惑也。傿音焉。　正義陳、汝南，今汝州、豫州縣也。〉昆陽、召陵、舞陽、新都、新郪，〈集解《地理志》潁川有昆陽、舞陽縣，汝南有新郪縣，南陽有新都縣。　索隱《地理志》昆陽、舞陽屬潁川，召陵、新郪屬汝南。按：新郪即郪丘，章帝以封殷後於

宋。新都屬南陽。按：《戰國策》直云新鄭，無「新都」二字。　正義召陵在豫州，舞陽在許州。〉東有淮、潁、〈正義淮陽、潁川二郡。〉煮棗、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在宛句。」　正義在宛朐。按：宛朐，曹州縣也。〉無胥，〈索隱按；其地闕。〉西有長城之界，北有河外、〈正義謂河南地。〉卷、衍、酸棗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滎陽卷縣有長城，經陽武到密。衍，地名。　索隱徐廣云「滎陽卷縣有長城」，蓋據地險爲說也。　正義卷在鄭州原武縣北七里。酸棗在滑州。衍，徐云地名。〉地方千里。地名雖小，然而田舍廬廡之數，曾無所芻牧。人民之衆，車馬之多，日夜行不絕，輷輷殷殷，〈正義輷，麾宏反。殷音隱。〉若有三軍之眾。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。，然衡人怵王〈正義衡音橫。怵音卹。〉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，卒有秦患，〈正義卒音恩忽反。〉不顧其禍。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，罪無過此者。魏，天下之彊國也；王，天下之賢王也。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，稱東藩，築帝宮，〈索隱謂爲秦築宮，備其巡狩而舍之，故謂之「帝宮」。〉受冠帶，〈索隱謂冠帶制度皆受秦法。〉祠春秋，〈索隱言春秋貢奉，以助秦祭祀。〉臣竊爲大王恥之。

「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，禽夫差於干遂；〈索隱按：干遂，地名，不知所在。然按干是水旁之高地，故有「江干」「河干」是也。又左思吳都賦云「長干延屬」，是干爲江旁之地。遂者，道也。於干有道，因爲地名。　正義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。夫差敗於姑蘇，禽於干遂，相去四十餘里。〉武王卒三千人，革車三百乘，制紂於牧野：〈正義今衛州城是也。周武王伐紂於牧野，築之。〉豈其士卒衆哉，誠能奮其威也。今竊聞大王之卒，武士二十萬，〈集解《漢書》刑法志曰：「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，操十二石之弩，負矢五十，置戈其上，冠冑帶劍，嬴三日之糧，日中而趨百里，中試則復其戶，利其田宅。」　索隱衣音意。屬音燭。按：三屬謂甲衣也。覆膊，一也；甲裳，二也；脛衣，三也。甲之有裳，見《左傳》也。嬴音盈。謂齎糗糧。中音竹仲反。謂其筋力能負重，所以得中試也。復音福。謂中試之人，國家當優復，賜之上田宅，故云「利其田宅」也。〉蒼頭二十萬，〈索隱謂以青巾裹頭，以異於衆。荀卿「魏有蒼頭二十萬」是也。〉奮擊二十萬，廝徒十萬，〈索隱廝音斯。謂廝養之卒。斯，養馬之賤者，今起爲之卒。　正義廝音斯。謂炊烹供養雜役。〉車六百乘，騎五千匹。此其過越王句踐、武王遠矣，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。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，〈索隱謂割地獻秦，以效己之誠實。〉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。凡羣臣之言事秦者，皆姦人，非忠臣也。夫爲人臣，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，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，破公家而成私門，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，以求割地，願大王孰察之。

「《周書》曰：『緜緜不絕，蔓蔓柰何？豪氂不伐，將用斧柯。』前慮不定，後有大患，

將柰之何？大王誠能聽臣，六國從親，專心并力壹意，則必無彊秦之患。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，〈索隱此「效」猶呈也，見也。〉奉明約，在大王之詔詔之。」

魏王曰：「寡人不肖，未嘗得聞明教。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，敬以國從。」

因東說齊宣王〈索隱《世本》名辟彊，威王之子也。〉曰：「齊南有泰山，東有琅邪，西有清河，〈正義即貝州。〉北有勃海，此所謂四塞之國也。齊地方二千餘里，帶甲數十萬，粟如丘山。三軍之良，五家之兵，〈索隱按：高誘注《戰國策》云「五家即五國也」。〉進如鋒矢，〈索隱按；《戰國策》作「疾如錐矢」。高誘曰「錐矢，小矢，喻徑疾也」。《呂氏春秋》曰「所貴錐矢者，爲應聲而至」。　正義齊軍之進，若鋒芒之刀，良弓之矢，用之有進而無退。〉戰如雷霆，解如風雨。即有軍役，未嘗倍泰山，絕清河，涉勃海也。〈正義言臨淄自足也。絕，涉，皆度也。勃海，滄州也。齊有軍役，不用度河取二部。〉臨菑之中七萬戶，臣竊度之，不下戶三男子，三七二十一萬，不待發於遠縣，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。臨菑甚富而實，其民無不吹竽鼓瑟，彈琴擊筑，〈正義筑似琴而大，頭圓，五弦，擊之不鼓。〉鬬雞走狗，六博〈索隱按：王逸注楚詞云「博，著也。行六棊，故曰六博」。〉蹋鞠〈集解劉向《別錄》曰：「蹵鞠者，傳言黃帝所作，或曰起戰國之時。蹋鞠，兵勢也，所以練武士，知有材也，皆因嬉戲而講練之。」蹋，徒臘反。鞠，求六反。　索隱上徒臘反，下居六反。《別錄》注云：「蹴踘，促六反。蹴亦蹋也。」崔豹云：「起黃帝時，習兵之埶。」〉者。臨菑之塗，車轂擊，人肩摩，連衽成帷，舉袂成幕，揮汗成雨，家殷人足，志高氣揚。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，天下莫能當。今乃西面而事秦，臣竊爲大王羞之。

「且夫韓、魏之所以重畏秦者，爲與秦接境壤界也。兵出而相當，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。韓、魏戰而勝秦，則兵半折，四境不守；戰而不勝，則國已危亡隨其後。是故韓、魏之所以重與秦戰，而輕爲之臣也。今秦之攻齊則不然。倍韓、魏之地，過衞陽晉之道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魏哀王十六年，秦拔魏蒲坂、陽晉、封陵。」　索隱按：陽晉，魏邑也。魏系家「哀王十六年，秦拔魏蒲阪、陽晉、封陵」是也。劉氏云「陽晉，地名，蓋適齊之道，衞國之西南也」。　正義言秦伐齊，背韓、魏地而與齊戰。徐說陽晉非也，乃是晉陽耳。衞地曹、濮等州也。杜預云「曹，衞下邑也」。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。〉徑乎亢父之險，〈索隱亢音剛，又苦浪反。《地理志》縣名，屬梁國也。　正義故縣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。〉車不得方軌，〈正義言不得兩車並行。〉騎不得比行，百人守險，千人不敢過也。秦雖欲深入，則狼顧，〈正義狼性怯，走常還顧。〉恐韓、魏之議其後也。是故恫疑〈索隱上音通，一音洞。恐懼也。〉虛猲，

〈集解呼葛反。　索隱猲，本一作「喝」，並呼葛反。高誘曰：「虛猲，喘息懼貌也。」劉氏云：「秦自疑懼，不敢進兵，虛作恐怯之詞，以脅韓、魏也。」〉驕矜而不敢進，〈正義言秦雖至亢父，猶恐懼狼顧，虛作喝罵，驕溢矜誇，不敢進伐齊明矣。〉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。

「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，而欲西面而事之，是羣臣之計過也。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，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。」

齊王曰：「寡人不敏，僻遠守海，窮道東境之國也，未嘗得聞餘教。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，敬以國從。」

乃西南說楚威王〈索隱威王名商，宣王之子。〉曰：「楚，天下之彊國也；王，天下之賢王也。西有黔中、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今之武陵也。」　正義今朗州，楚黔中郡，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，皆盤瓠後也。〉巫郡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巫郡者，南郡之西界。」　正義巫郡，夔州巫山縣是。〉東有夏州、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楚考烈王元年，秦取夏州。」駰案：《左傳》「楚莊王伐陳，鄉取一人焉以歸，謂之夏州」。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。車胤撰桓溫集云：「夏口城上數里有洲，名夏州。」「東有夏州」謂此也。　索隱裴駰據左氏及車胤說夏州，其文甚明，而劉伯莊以爲夏州侯之本國，亦未爲得也。　正義大江中州也。夏水口在荊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。〉海陽，〈索隱按：《地理志》無海陽。劉氏云「楚之東境」。〉南有洞庭、〈索隱今之青草湖是也，在岳州界也。〉蒼梧，〈索隱地名。《地理志》有蒼梧郡。　正義蒼梧山在道州南。〉北有陘塞、郇陽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春秋曰『遂伐楚，次于陘』。楚威王十一年，魏敗楚陘山。析縣有鈞水，或者郇陽今之順陽乎？一本『北有汾、陘之塞』也。」　索隱陘山在楚北境，威王十一年，魏敗楚陘山是也。郇音荀。北有郇陽，其地當在汝南、潁川之界。檢《地理志》及太康地記，北境並無郇邑。郇邑在河東，晉地。計郇陽當是新陽，聲相近字變耳。汝南有新陽縣，應劭云「在新水之陽」，猶豳邑變爲栒，亦當然也。徐氏云「郇陽當是慎陽」，蓋其疏也。　正義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。順陽故城在鄭州穰縣西百四十里。〉地方五千餘里，帶甲百萬，車千乘，騎萬匹，粟支十年。此霸王之資也。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，天下莫能當也。今乃欲西面而事秦，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。

「秦之所害莫如楚，楚彊則秦弱，秦彊則楚弱，其勢不兩立。故爲大王計，莫如從親以孤秦。大王不從〔親〕，秦必起兩軍，一軍出武關，一軍下黔中，則鄢郢動矣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今南郡宜城。」　正義鄢鄉故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。安郢城在荊州江陵縣

東北六里。秦兵出武關，則臨鄢矣；兵下黔中，則臨郢矣。〉

「臣聞治之其未亂也，爲之其未有也。患至而后憂之，則無及已。故願大王蚤孰計之。

「大王誠能聽臣，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，以承大王之明詔，委社稷，奉宗廟，練士厲兵，在大王之所用之。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，則韓、魏、齊、燕、趙、衞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，燕、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。故從合則楚王，衡成則秦帝。今釋霸王之業，而有事人之名，臣竊爲大王不取也。

「夫秦，虎狼之國也，有吞天下之心。秦，天下之仇讎也。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，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。夫爲人臣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，以侵天下，卒有秦患，不顧其禍。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，以求割地，大逆不忠，無過此者。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，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，此兩策者相去遠矣，二者大王何居焉？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，奉明約，在大王詔之。」

楚王曰：「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，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。秦，虎狼之國，不可親也。而韓、魏迫於秦患，不可與深謀，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，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。寡人自料以楚當秦，不見勝也；內與羣臣謀，不足恃也。寡人臥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。〈集解白洛反。〉今主君欲一天下，收諸侯，存危國，寡人謹奉社稷以從。」

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。蘇秦爲從約長，并相六國。

北報趙王，乃行過雒陽，車騎輜重，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，疑於王者。〈索隱疑作「擬」讀。〉周顯王聞之恐懼，除道，使人郊勞。〈集解儀《禮》曰：「賓至近郊，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。」〉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，俯伏侍取食。蘇秦笑謂其嫂曰：「何前倨而後恭也？」嫂委蛇蒲服，〈索隱委蛇謂以面掩地而進，若蛇行也。蒲服即匍匐，並音蒲仆。〉以面掩地而謝曰：「見季子位高金多也。」〈集解譙周曰：「蘇秦字季子。」　索隱按：其嫂呼小叔爲季子耳，未必即其字。允南即以爲字，未之得也。〉蘇秦喟然歎曰：「此一人之身，富貴則親戚畏懼之，貧賤則輕易之，況衆人乎！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，〈索隱負者，背也，枕也。近城之地，沃潤流澤，最爲膏腴，故曰「負郭」也。〉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！」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。初，蘇秦之燕，貸人百錢爲資，及得富貴，以百金償之。徧報諸所嘗見德者。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，乃前自言。

蘇秦曰：「我非忘子。子之與我至燕，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，方是時，我困，故望子深，是以後子。子今亦得矣。」

蘇秦既約六國從親，歸趙，趙肅侯封爲武安君，乃投從約書於秦。〈索隱乃設從約書。案：諸本作「投」。言設者，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。若作「投」，亦爲易解。〉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。

其後秦使犀首欺齊、魏，與共伐趙，欲敗從約。齊、魏伐趙，趙王讓蘇秦。蘇秦恐，請使燕，必報齊。蘇秦去趙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自初說燕至此三年。」〉而從約皆解。

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。是歲，文侯卒，太子立，是爲燕易王。易王初立，齊宣王因燕喪伐燕，取十城。易王謂蘇秦曰：「往日先生至燕，而先王資先生見趙，遂約六國從。今齊先伐趙，次至燕，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，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？」蘇秦大慙，曰：「請爲王取之。」

蘇秦見齊王，再拜，俯而慶，仰而弔。〈索隱劉氏云：「當時慶弔應有其詞，但史家不錄耳。」〉齊王曰：「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？」蘇秦曰：「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，〈集解本草經曰：「烏頭，一名烏喙。」　索隱烏啄，音卓，又音許穢反。今之毒藥烏頭是。　正義廣雅云：「爝奚，毒附子也。一歲爲烏啄，三歲爲附子，四歲爲烏頭，五歲爲天雄。」〉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。〈索隱劉氏以愈猶暫，非也。謂食烏頭爲其暫愈飢而充腹，少時毒發而死，亦與飢死同患也。〉今燕雖弱小，即秦王之少壻也。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。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敝其後，以招天下之精兵，是食烏喙之類也。」齊王愀然變色〈索隱愀音自酋反，又七小反。〉曰：「然則柰何？」蘇秦曰：「臣聞古之善制事者，轉禍爲福，因敗爲功。大王誠能聽臣計，即歸燕之十城。燕無故而得十城，必喜；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，亦必喜。此所謂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。夫燕、秦俱事齊，則大王號令天下，莫敢不聽。是王以虛辭附秦，以十城取天下。此霸王之業也。」王曰：「善。」於是乃歸燕之十城。

人有毀蘇秦者曰：「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，將作亂。」蘇秦恐得罪歸，而燕王不復官也。蘇秦見燕王曰：「臣，東周之鄙人也，無有分寸之功，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。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（攻）得十城，宜以益親。今來而王不官臣者，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。臣之不信，王之福也。臣聞忠信者，所以自爲也；進取者，所以爲人也。且臣之說齊王，曾非欺之也。臣弃老母於東周，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。今有孝如曾參，廉如伯

夷，信如尾生。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，何若？」王曰：「足矣。」蘇秦曰：「孝如曾參，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，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？廉如伯夷，義不爲孤竹君之嗣，不肯爲武王臣，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。有廉如此，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？信如尾生，與女子期於梁下，女子不來，水至不去，抱柱而死。有信如此，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？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。」燕王曰：「若不忠信耳，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？」蘇秦曰：「不然。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，其夫將來，其私者憂之，妻曰『勿憂，吾已作藥酒待之矣』。居三日，其夫果至，妻使妾舉藥酒進之。妾欲言酒之有藥，則恐其逐主母也，欲勿言乎，則恐其殺主父也。於是乎詳僵而弃酒。〈索隱詳音羊。詳，詐也。僵，仆也，音薑。〉主父大怒，笞之五十。故妾一僵而覆酒，上存主父，下存主母，然而不免於笞，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？夫臣之過，不幸而類是乎！」燕王曰：「先生復就故官。」益厚遇之。

易王母，文侯夫人也，與蘇秦私通。燕王知之，而事之加厚。蘇秦恐誅，乃說燕王曰：「臣居燕不能使燕重，而在齊則燕必重。」燕王曰：「唯先生之所爲。」於是蘇秦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，齊宣王以爲客卿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燕易王之十年時。」〉

齊宣王卒，湣王即位，說湣王厚葬以明孝，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，欲破敝齊而爲燕。燕易王卒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易王十二年卒。」〉燕噲立爲王。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，而使人刺蘇秦，不死，殊而走。〈集解《風俗通義》稱漢令「蠻夷戎狄有罪當殊」。殊者，死也，與誅同指。而此云「不死，殊而走」者，蘇秦時雖不即死，然是死創，故云「殊」。〉齊王使人求賊，不得。蘇秦且死，乃謂齊王曰：「臣即死，車裂臣以徇於市，曰『蘇秦爲燕作亂於齊』，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。」於是如其言，而殺蘇秦者果自出，齊王因而誅之。燕聞之曰：「甚矣，齊之爲蘇生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先』。」〉報仇也！」

蘇秦既死，其事大泄。齊後聞之，乃恨怒燕。燕甚恐。蘇秦之弟曰代，代弟蘇厲，見兄遂，亦皆學。及蘇秦死，代乃求見燕王，欲襲故事。曰：「臣，東周之鄙人也。竊聞大王義甚高，鄙人不敏，釋鉏耨而干大王。至於邯鄲，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，臣竊負其志。及至燕廷，觀王之羣臣下吏，王，天下之明王也。」燕王曰：「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？」對曰：「臣聞明王務聞其過，不欲聞其善，臣請謁王之過。夫齊、趙者，燕之仇讎也；楚、魏者，燕之援國也。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，非所以利燕也。王自慮之，此則計過，無以聞者，非忠臣也。」王曰：「夫齊者固寡人之讎，所欲伐也，直患國敝力不足也。子能以燕伐齊，則寡人舉國委子。」對曰：「凡天下戰國七，燕處弱焉。獨戰則

不能，有所附則無不重。南附楚，楚重；西附秦，秦重；中附韓、魏，韓、魏重。且苟所附之國重，此必使王重矣。〈正義言附諸國，諸國重燕而燕尊重。〉今夫齊，長主〈索隱按：謂齊王年長也。或作「齊彊，故言長主」。〉而自用也。南攻楚五年，畜聚竭；西困秦三年，士卒罷敝；北與燕人戰，覆三軍，得二將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齊覆三而燕失二將。」　索隱按：徐廣云「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」。又《戰國策》云「獲二將」，亦謂燕之二將，是燕之失也。〉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，〈正義齊表云「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」，乃當赧王二十九年。此說乃燕噲之時，當周慎王之時，齊〔滅〕宋在前三十餘年，恐文誤矣。〉而包十二諸侯。此其君欲得，其民力竭，惡足取乎！且臣聞之，數戰則民勞，久師則兵敝矣。」燕王曰：「吾聞齊有清濟、濁河〈正義濟、漯二水上承黃河，並淄、青之北流入海。黃河又一源從洛、魏二州界北流入海，亦齊西北界。〉可以爲固，長城、鉅防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濟北盧縣有防門，又有長城東至海。正義長城西頭在濟州平陰縣界。竹書紀年云：「梁惠王二十年，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。」太山記云：「太山西有長城，緣河經太山，餘一千里，至琅邪臺入海。」〉足以爲塞，誠有之乎？」對曰：「天時不與，雖有清濟、濁河，惡足以爲固！民力罷敝，雖有長城、鉅防，惡足以爲塞！且異日濟西不師，〈正義濟州已西也。〉所以備趙也；河北不師，〈正義謂滄、博等州，在漯河之北。〉所以備燕也。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，封內敝矣。夫驕君必好利，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。王誠能無羞從子母弟〈索隱《戰國策》「從」作「寵」。〉以爲質，〈正義音致。〉寶珠玉帛以事左右，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，則齊可亡已。」燕王曰：「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。」燕乃使一子質於齊。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。齊王怨蘇秦，欲囚蘇厲。燕質子爲謝，已遂委質爲齊臣。〈正義質，真栗反。〉

燕相子之與蘇代婚，而欲得燕權，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。齊使代報燕，燕王噲問曰：「齊王其霸乎？」曰：「不能。」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不信其臣。」於是燕王專任子之，已而讓位，燕大亂。齊伐燕，殺王噲、子之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。」〉燕立昭王，而蘇代、蘇厲遂不敢入燕，皆終歸齊，齊善待之。

蘇代過魏，魏爲燕執代。齊使人謂魏王曰：「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，〈正義涇陽君，秦王弟，名悝也。涇陽，雍州縣也。齊蘇子告秦共伐宋以封涇陽君，然齊假設此策以救蘇代。〉秦必不受。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，〈正義齊言秦相親共伐宋，秦得宋地，又得齊事秦，不信齊及蘇代，恐爲不成也。〉不信齊王與蘇子也。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，則齊不欺秦。秦信齊，齊秦合，涇陽君有宋地，非魏之利也。故王不如東蘇子，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。齊秦不合，天下無變，伐齊之形成矣。」於是出蘇代。代之宋，宋善

待之。

齊伐宋，宋急，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：〈正義此書爲宋說燕，令莫助齊、梁。〉

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，〈正義燕前有一子質於齊。〉名卑而權輕；奉萬乘助齊伐宋，民勞而實費；夫破宋，殘楚淮北，肥大齊，讎彊而國害：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。然且王行之者，將以取信於齊也。齊加不信於王，而忌燕愈甚，是王之計過矣。夫以宋加之淮北，強萬乘之國也，而齊并之，是益一齊也。〈正義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，是強萬乘之國而齊總并之，是益一齊。〉北夷方七百里，〈索隱謂山戎、北狄附齊者。　正義齊桓公伐山戎、令支，斬孤竹而南歸海濱，諸侯莫不來服。〉加之以魯、衞，彊萬乘之國也，而齊并之，是益二齊也。夫一齊之彊，燕猶狼顧而不能支，今以三齊臨燕，其禍必大矣。

雖然，智者舉事，因禍爲福，轉敗爲功。齊紫，敗素也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取敗素染以爲紫。」　正義齊君好紫，故齊俗尚之。取惡素帛染爲紫，其價十倍貴於餘。喻齊雖有大名，而國中以困弊也。韓子云：「齊桓公好服紫，一國盡服紫，當時十素不得一紫，公患之。管仲曰：『君欲止之，何不試勿衣也？』公謂左右曰：『惡紫臭。』公語三日，境內莫有衣紫者。」〉而賈十倍；〈索隱按：謂紫色價貴於帛十倍，而本是敗素。以喻齊雖有大名，而其國中困斃也。〉越王句踐棲於會稽，復殘彊吳而霸天下：此皆因禍爲福，轉敗爲功者也。

今王若欲因禍爲福，轉敗爲功，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，〈正義挑，田鳥反，執持也。〉使使盟於周室，焚秦符，曰〈正義符，徵兆也。〉「其大上計，破秦；其次，必長賓之」。〈索隱長音如字。賓爲「擯」。　正義大好上計策，破秦；次計，長擯弃關西。〉秦挾賓以待破，秦王必患之。秦五世伐諸侯，今爲齊下，秦王之志苟得窮齊，不憚以國爲功。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：「燕、趙破宋肥齊，尊之爲之下者，燕、趙非利之也。燕、趙不利而勢爲之者，以不信秦王也。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、趙，令涇陽君、高陵君〈集解徐廣曰馮翊高陵縣。　索隱二人，秦王母弟也。高陵君名顯。涇陽君名悝。〉先於燕、趙？秦有變，因以爲質，則燕、趙信秦。秦爲西帝，燕爲北帝，趙爲中帝，立三帝以令於天下。韓、魏不聽則秦伐之，齊不聽則燕、趙伐之，天下孰敢不聽？天下服聽，因驅韓、魏以伐齊，曰『必反宋地，歸楚淮北』。反宋地，歸楚淮北，燕、趙之所利也；並立三帝，燕、趙之所願也。夫實得所利，尊得所願，燕、趙弃齊如脫躧矣。今不收燕、趙，齊霸必成。諸侯贊齊而王不從，是國伐也；諸侯贊齊而王從之，

是名卑也。今收燕、趙，國安而名尊；不收燕、趙，國危而名卑。夫去尊安而取危卑，智者不爲也。」秦王聞若說，必若刺心然。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？秦必取，齊必伐矣。

夫取秦，厚交也；伐齊，正利也。尊厚交，務正利，聖王之事也。

燕昭王善其書，曰：「先人嘗有德蘇氏，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。燕欲報仇於齊，非蘇氏莫可。」乃召蘇代，復善待之，與謀伐齊。竟破齊，湣王出走。

久之，秦召燕王，燕王欲往，蘇代約燕王曰：「楚得枳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巴郡有枳縣。」　正義枳，支是反，今涪州城。在秦，枳縣在江南。〉而國亡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燕昭王三十三年，秦拔楚鄢、西陵。」　正義按：西陵在黃州。〉齊得宋而國亡，〈正義年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，滅宋。四十年，五國共擊湣王，王走莒。〉齊、楚不得以有枳、宋而事秦者，何也？則有功者，秦之深讎也。秦取天下，非行義也，暴也。秦之行暴，正告天下。〈索隱正告謂顯然而告天下也。〉

「告楚曰：『蜀地之甲，乘船浮於汶，〈集解眉貧反。　索隱音旻。即江所出之岷山也。〉乘夏水〈索隱夏音暇。謂夏潦之水盛長時也。〉而下江，五日而至郢。漢中之甲，乘船出於巴，〈索隱巴，水名，與漢水近。　正義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。周地志云：「南渡老子水，登巴嶺山。南回（記）大江。此南是古巴國，因以名山。」〉乘夏水而下漢，四日而至五渚。〈集解《戰國策》曰「秦與荊人戰，大破荊，襲郢，取洞庭、五渚」。然則五渚在洞庭。　索隱按：五渚，五處洲渚也，劉氏以爲宛鄧之閒，臨漢水，不得在洞庭。或說五渚即五湖，益與劉說不同也。〉寡人積甲宛東下隨，〈索隱宛縣之東而下隨邑。〉智者不及謀，勇士不及怒，寡人如射隼矣。〈索隱按：《易》曰「射隼于高墉之上，獲之，無不利」。秦王言我今伐楚，必當捷獲也。　正義隼若今之鶻。〉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，不亦遠乎！』楚王爲是故，十七年事秦。

「秦正告韓曰：『我起乎少曲，〈索隱地名，近宜陽也。　正義在懷州河陽縣西北，解在范雎傳。〉一日而斷大行。〈正義太行山羊腸阪道，北過韓上黨也。〉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，〈正義宜陽、平陽皆韓大都也，隔河也。〉二日而莫不盡繇。〈索隱音搖。搖，動也。〉我離兩周而觸鄭，五日而國舉。』〈索隱離，如字。謂屯兵以罹二周也，而乃觸擊于鄭，故五日國舉。舉猶拔也。　正義離，歷也。歷二周而東觸新鄭州，韓國都拔矣。〉韓氏以爲然，故事秦。

「秦正告魏曰：『我舉安邑，塞女戟，〈索隱女戟，地名，蓋在太行山之西。〉韓氏太原卷。〈索隱劉氏卷音軌免反也。按：舉安邑，塞女戟，及至韓氏之韓國宜陽也。太原者，魏地不至太原，亦無別名太原者，蓋「太」衍字也。原當爲「京」。京及卷皆屬滎陽，是魏境。又下軹道是河內軹縣，言「道」者，亦衍字。徐廣云「霸陵有軹道亭」，非魏之境，其疏謬如此。　正義卷，軌免反。劉伯莊云：「太原當爲太行。卷猶斷絕。」〉我下軹，道南陽，封冀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霸陵有軹道亭，河東皮氏有冀亭也。」索隱按：魏之南陽即河內也。封，封陵也。冀，冀邑。皆在魏境，故徐廣云「河東皮氏縣有冀亭」。〉包兩周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張儀曰『下河東，取成皋』也。」　正義兩周，王城及鞏。〉乘夏水，浮輕舟，彊弩在前，鍛〈集解徐廣曰：「由丹反。」　正義劉伯莊云：「音四廉反，利也。」〉戈在後，決滎口，魏無大梁；〈索隱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，其水深，可以灌大梁，故云「無大梁」也。〉決白馬之口，魏無外黃、濟陽；〈索隱白馬河津在東郡，決其流以灌外黃及濟陽。　正義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。濟陽故城在曹州冤朐縣西南三十五里。〉決宿胥之口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紀年云魏救山塞集胥口。」　索隱按：紀年作「胥」，蓋亦津之名，今其地不知所在也。　正義淇水出衞州淇縣界之淇口，東至黎陽入河。魏志云：「武帝於清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開白溝，道清淇二水入焉。」〉魏無虛、頓丘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秦始皇五年，取魏酸棗，燕虛、長平。」　索隱虛，邑名，地與酸棗相近。　正義虛謂殷墟，今相州所理是。頓丘故城在魏州頓兵縣東北二十里。《括地志》云：「二國地時屬魏。」〉陸攻則擊河內，水攻則滅大梁。』魏氏以爲然，故事秦。

「秦欲攻安邑，恐齊救之，則以宋委於齊。曰：『宋王無道，爲木人以（寫）〔象〕寡人，射其面。寡人地絕兵遠，不能攻也。王苟能破宋有之，寡人如自得之。』已得安邑，塞女戟，因以破宋爲齊罪。〈索隱秦令齊滅宋，仍以破宋爲齊之罪名。〉

「秦欲攻韓，恐天下救之，則以齊委於天下。曰：『齊王四與寡人約，四欺寡人，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。有齊無秦，有秦無齊，必伐之，必亡之。』已得宜陽、少曲，致藺、〔離〕石，因以破齊爲天下罪。

「秦欲攻魏重楚，〈索隱重猶附也，尊也。　正義畏楚救魏。〉則以南陽委於楚。曰：〈正義南陽鄧州地，本韓地也。韓先事秦，今楚取南陽，故言「與韓且絕矣」。〉『寡人固與韓且絕矣。殘均陵，塞鄳隘，〈集解鄳音盲。徐廣曰：「鄳，江夏鄳縣。均，一作『灼』。」　索隱均陵在南陽，蓋今之均州。黽音盲，縣名，在江夏。　正義均州故

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，蓋均陵也。又申州羅山縣本漢鄳縣。申州有平清關，蓋古鄳縣之陘塞。〉苟利於楚，寡人如自有之。』魏弃與國而合於秦，因以塞鄳陘爲楚罪。

「兵困於林中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河南苑陵有林鄉。」〉重燕、趙，以膠東委於燕，以濟西委於趙。已得講於魏，〈索隱講，和也，解也。秦與魏和也。〉至公子延，〈索隱至當爲「質」，謂以公子延爲質也。〉因犀首屬行〈索隱犀首、公孫衍本魏將，因之以屬軍行。行音胡郎反，謂連兵相續也。〉而攻趙。

「兵傷於譙石，而遇敗於陽馬，〈索隱按：譙石、陽馬並趙地名，非縣邑也。〉而重魏，則以葉、蔡委於魏。已得講於趙，則劫魏，〔魏〕不爲割。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，嬴則兼欺舅與母。〈索隱按：嬴猶勝也。舅，穰侯魏冉也。母，太后也。〉

「適燕者〈索隱適音宅。適者，責也。下同。〉曰『以膠東』，適趙者曰『以濟西』，適魏者曰『以葉、蔡』，適楚者曰『以塞鄳陘』，適齊者曰『以宋』，此必令言如循環，用兵如刺蜚，母不能制，舅不能約。

「龍賈之戰，〈集解魏襄王五年，秦敗我龍賈軍。〉岸門之戰，〈集解韓宣惠王十九年，秦大破我岸門。〉封陵之戰，〈集解魏哀王十六年，秦敗我封陵。〉高商之戰，〈集解此戰事不見。〉趙莊之戰，〈集解趙肅侯二十二年，趙莊與秦戰敗，秦殺趙莊河西。〉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，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。西河之外，上雒之地，三川晉國之禍，三晉之半，秦禍如此其大也。〈索隱以言西河之外，上雒之地及三川晉國，皆是秦與魏戰之處，秦兵禍敗我三晉之半，是秦禍如此其大者乎。〉而燕、趙之秦者，〈索隱燕、趙之人往秦者，謂游說之士也。〉皆以爭事秦說其主，此臣之所大患也。」

燕昭王不行。蘇代復重於燕。

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，或從或不，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。代、厲皆以壽死，名顯諸侯。

太史公曰：蘇秦兄弟三人，〈索隱按：譙允南以爲蘇氏兄弟五人，更有蘇辟、蘇鵠，典略亦同其說。按：蘇氏譜云然。〉皆游說諸侯以顯名，其術長於權變。而蘇秦被反閒以死，天下共笑之，諱學其術。然世言蘇秦多異，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。夫蘇秦起閭閻，連六國從親，此其智有過人者。吾故列其行事，次其時序，毋令獨蒙惡聲焉。

索隱述贊季子周人，師事鬼谷。揣摩既就，陰符伏讀。合從離衡，佩印者六。天王除道，家人扶服。賢哉代、厲，繼榮黨族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